

编者说明

这部书是受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的委托，为参加北京市高教自考小学教育专业的考生们编写的教材。它的编写原则是汉字与汉语并重，现代与古代沟通，同时适当加入必要的普通语言学的知识、概念，因而是一部知识面比较广泛的语言类教材。

这本教材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教育学院联合编写的。具体的分工是：绪论的一部分、汉字部分、汉语词汇部分由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杨润陆、秦永龙、齐元涛、罗卫东分别执笔；绪论的一部分、语音部分、语法部分由北京教育学院庞月光、谭沅湘、叶文曦分别执笔，由王宁、庞月光统稿。书中出现了一批必要论及的古文字与繁体字以及分析字形时使用的非字部件，凡计算机现有字库中没有的，都是由秦永龙、庞月光两位老师逐字书写的。北京教育学院杨宏老师在后期的校对、联络方面承担了许多工作，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本教材除作为小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文科的自学教材外，还适用于中文信息处理、对外汉语等专业人员进修使用。

要把一些虽密切相关、但原属不同学科的知识相互穿插、安排得当，并且便于教学，需要反复思考，也需要教学实践的检验。期待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订。

编 者

1996年3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汉语与汉字	1
一、汉语及其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	1
二、汉字及其在世界文字中的地位	6
三、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8
第二节 汉语语言学与汉字学	10
一、普通语言学与汉语言学	10
二、普通文字学与汉字学	14
第三节 汉字汉语基础	15
一、汉字汉语基础课程的特点	16
二、汉字汉语基础课程的目的、内容和学习方法	18
第一章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21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21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21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23
三、有关汉字起源的记载和传说	26
四、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	30
五、关于汉字起源时代的推测	33
第二节 商周时代的文字	35
一、殷商的甲骨文	35
二、两周金文和籀文	40
三、战国文字	48
第三节 小篆和《说文解字》	53
第四节 汉代以后的今文字	57
一、隶书	57
二、楷书	63
第五节 现代汉字与汉字规范	64
一、汉字规范的必要性	65

二、汉字字形简化的历史和现行措施·····	68
三、汉字的整理·····	71
第六节 汉字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73
第二章 汉字的构形、意义和使用 ·····	78
第一节 汉字的形义关系·····	78
一、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	78
二、汉字形义统一的条件·····	82
三、正确分析汉字的构形理据·····	84
第二节 汉字的书写单位和构形单位·····	97
一、汉字的书写单位·····	97
二、汉字的构形单位·····	101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	107
一、平面结构与层次结构·····	107
二、汉字的构形模式·····	111
三、传统的汉字构形分析法——六书·····	114
四、通过构形分析构意·····	117
第四节 汉字的形体关系和使用关系·····	122
一、异写字·····	122
二、异构字·····	124
三、繁简字·····	126
四、借音字·····	129
五、分化字·····	133
第三章 汉语语音 ·····	137
第一节 语音概述·····	137
一、语音的性质·····	137
二、语音的基本概念·····	146
三、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音标·····	150
第二节 普通话语音系统·····	155
一、声母与辅音·····	155
二、韵母与元音·····	161
三、声调·····	170
四、音节·····	173
五、音变·····	180

第三节 古代汉语的语音	185
一、语音的历史变化	185
二、上古音与中古音	187
三、古音与现代语音差异的实际意义	192
第四章 汉语语法 (一) —— 实词与虚词	199
第一节 关于语法的基本概念	199
一、语法——词法与句法	199
二、语法意义、语法形式和语法范畴	200
三、语素及其分类	203
四、词、词类和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	206
五、实词与虚词	208
六、短语、句子、句子类型与句法成分	208
第二节 汉语的实词	211
一、现代汉语的实词	211
二、古代汉语的实词	220
三、词类活用	250
四、词的兼类	257
第三节 汉语的虚词	259
一、现代汉语的虚词	259
二、古代汉语的虚词	263
第五章 汉语语法 (二) —— 合成词、短语和句子结构	279
第一节 合成词的构成方式	279
一、复合式	279
二、附加式	283
三、重叠式	284
四、简称	286
第二节 汉语短语的结构	288
一、现代汉语短语的结构类型	288
二、简单短语与复杂短语	291
三、古代汉语的短语	296
第三节 汉语单句的类型与结构	302
一、现代汉语单句的类型与结构	302
二、古代汉语的几个特殊句式	313

第四节 汉语的复句	323
一、复句概说	323
二、复句的类型	325
三、紧缩复句和多重复句	333
第六章 汉语词汇	337
第一节 词与词汇概述	337
一、词与词汇的语言学概念	337
二、词和词义的分析单位	338
三、词义的性质	340
四、词义的内部构成因素	344
五、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	349
第二节 汉语的词形特点	353
一、词从形式上的分类	353
二、古代汉语的词形特点	355
三、现代汉语的词形特点	365
第三节 汉语的词义	376
一、汉语词义的历史演变	376
二、汉语词的多义性	389
三、语素义和双音合成词词义的关系	400
第四节 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	407
一、同义词	407
二、反义词	424
后记	431

绪 论

第一节 汉语与汉字

一、汉语及其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又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同时还是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文字是标记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它通过视觉感知的形式来记录语言，因此，它又是语言的载体。世界上有很多种语言，这些语言大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字。汉语是世界语言的一种，与之相应的文字是汉字。

世界语言大约有 5000 种左右，但使用人口超过 100 万的语言只有 140 多种，其中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汉语是联合国指定的七种工作语言之一，另外六种语言是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

世界上的各种语言，一般可以按照两种标准来进行分类^①。一种是以语言结构的特点来进行分类，称作类型分类法。语言结构是多方面的，人们比较重视的是词的构造和句法结构。类型分类法就按照这两个方面进行。

（一）根据词的构造特点分类

按词的构造特点，可以把世界语言分成四种：

^① 世界语言的分类，采用邢公畹、仲哲明主编的《语言学概论》的说法（语文出版社，1992 年 7 月版）。

1. 词根语

词根语，也叫孤立语。这种语言的词用在句子里时，词形上不具有表示语法关系的形式，词在句子里彼此不受形式的约束，所以称为孤立语。这类语言以汉语为代表，侗傣语、苗瑶语、缅语、越南语、马来语也属于这一类。

2. 粘着语

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词根不发生变化，用很多附加成分来表达各种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这些附加成分粘附在词根上，各自表示自己的附加意义，彼此没有紧密的结合关系。朝鲜语、日语属于这类语言。

3. 屈折语

这种语言的主要特点是靠词的内部屈折和外部屈折来产生语法形式，表示各种语言关系。所谓“内部屈折”，是指词根中有些语音要素的替换。例如英语 woman [wumən] (妇女) 是单数名词，复数是 women [wimin]，单复数之间发生 u-i、ə-i 的元音交替。所谓“外部屈折”，一般是指词尾的变化。例如，在英语中，动词的时态变化就是用词尾-ing，-ed 来表示的。印欧语系的语种，大多属于这一类型。

4. 多式综合语

多式综合语，又称合体语。这类语言的特点是，句子的结构和词的结构一致。具体说，语言中的句子是以一个词根为中心，通过各种不独立的附加成分来添加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而构成的。也就是说，句子其实就是词的扩展。以北美印地安人的契努语为例。这种语言中“我把它交给她”这个句子，就是以词根-d- (给) 为中心，附加各种成分而组成 i-n-i-a-l-u-d-am。这些附加成分的词汇——语法意义分别是：

i-	表示最近过去时
-n-	表示代词主语“我”
-i-	表示代词宾语“她”
-l-	表示前面的代词附加成分是间接宾语
-u-	表示动作离开说话的人
-d-	词根“给”
-am	表示动作的位置意义

(二) 根据句法结构的表达方式分类

按句法结构的表达方式，可将人类语言划分为两大类型：

1. 综合语

这类语言是依靠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示词和词之间的语法关系。纯粹用形态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的并不多见。较多的综合语除了词本身的形态外，还兼用虚词来表示语法关系。拉丁语和古斯拉夫语即属此类。

2. 分析语

这类语言不通过词的形态变化，而是借助于虚词和词序来表示词与词的语法关系。缅甸语、越南语等均属分析语。汉语也属此类。

语言的结构类型分析法，主要看某种语言所具有的特点侧重于哪一类。其实，每种语言都很难仅仅只具一类的特点。拿汉语来说，现代汉语中已经产生了一些附加成分，也具有一些屈折变化，在句法结构上，个别的形态变化也是存在的。只是在特征上侧重于词根语和分析语，才如此归类。

对世界语言分类的另一种标准，是按照语言的亲属关系。世界语言有这么多种，很多是由一种比之更古老的语言分化而具有差异的。把彼此有同源关系的语言按其分化的层次和亲疏远近归

到一起，叫作语言的谱系分类。谱系分类的最高层次的类别名称为“语系”。全世界可以分为汉藏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高加索语系、达罗比荼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和南亚语系等。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两种语系。汉语属汉藏语系。语系的下一个分类级层是语族。汉藏语系分四个语族：汉语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知道汉语与哪些语言渊源更近。

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古老、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历史悠久，优美深邃，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汉语在世界语言大家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国际上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汉语的声音也愈来愈坚定强劲。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总人数在10亿以上。

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的，语言的各种要素——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渐变，语言的总体即会产生较大的、阶段性的差异。根据历史研究的原则，我们把汉语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上古汉语。一般指先秦、两汉的汉语。也有人主张这一段止于西汉。

(2) 中古汉语。一般指魏晋至隋代的汉语。也有人主张这一段止于中唐，将晚唐五代下属。

(3) 近代汉语。一般指唐代至晚清的汉语。

(4) 现代汉语。一般指晚清至当代的汉语。

上述前三个阶段的汉语统称古代汉语，是相对现代汉语而言的。

在汉语教学里，通常把汉语分成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层面。而教学体系中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在汉语史之外特有的固定涵义：

古代汉语专指用文言写成的文献语言。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言文脱节。实际上，在中古汉语里，就

已看到白话的端倪，唐代的敦煌变文已是白话，晚清的《红楼梦》已是十分成熟的白话文。说明魏晋以来的口语就在向白话发展。但是，在正史和文人书面作品中使用的语言，却一直用的是模仿先秦的文言。比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作品所用的语言，跟先秦作品的语言，几乎没有多大区别。正因为中国古代的书面典籍大部分是用文言写成的，而文言由于时代久远又比较难懂，为了解决阅读问题而需要重点教授，所以，汉语教学体系中所说的古代汉语，实际上是特指与当时口语一致的先秦书面语和后代仿古作品中的书面语，也就是文言。

至于现代汉语，在研究体系里本来应包括各方言区的汉语方言。而在汉语教学体系里，则专指“五四”以后形成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汉语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两者的差异是显著的；但它们毕竟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同一种语言，所以又是可以沟通的。古今汉语语法有一部分完全一样或大同小异；另一部分虽有差异，但也可看出演变的痕迹，找到历史的渊源关系。至于词汇和语义，则更不具鸿沟。例如，《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翻译成现代汉语是：“孔子说：聪明人不迷惑，仁德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这句话的词语意义和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大体一致，不同的地方只有两点：第一，“知（智）、仁、勇”三个字加“者”后，组成名词短语，指具有这三种不同品质的人；第二，单音词到现代汉语中都能以双音词来对应：“惑”对应为“迷惑”，“忧”对应为“忧愁”，“惧”对应为“畏惧”。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这两点相异之处，也是可以沟通的。“者”在古代汉语里是一个代词，可以和任意一个动词或形容词组成名词性短语。在现代汉语里，它虽已不是代词，随意组合的能量已经减弱了，但是，用它组成的名词仍有不少，诸如“读者”、“记者”、“学者”、“弱者”、“老者”……这是在构词法中保留的古代汉语遗存。很多单音词尽管已双音化

了，但原来的古汉语单音词却成了现代汉语的构词语素，甚至还保留着原来的意思。这些都说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有着历史渊源关系而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同一民族的语言。

二、汉字及其在世界文字中的地位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如果从殷商甲骨文开始算，汉字已经有了三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在当代，它又以多种方式解决了现代化信息处理问题而进入计算机，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战。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两个大类：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这种分类是从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是语义还是语音来确定的。例如，英语 book、俄语 книга 直接拼出了意义为“书”的这个词的语音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汉语“册”则用皮纬穿竹简的形态表达了它所记录的书册一词的意义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

世界文字大都起源于图画文字，表音和表意是图画文字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字，例如非洲的古埃及文字、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等，都经历过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些表意文字很快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变得不可释读了。唯有汉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方面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表意文字特点，一方面又不断地为适应被它记录的汉语而进行内部调整，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严密系统的表意文字。

就汉字记录汉语的单位而言，汉字属于音节-语素文字。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而一个音节往往又代表一个语素。例如，“人”这个字记录了 rén 这个音节，而这个音节代表“人”（一种高级动物）这个语素。比较而言，英语的

情况则迥然不同，英文字母代表的是音位。例如 thing（东西）这个词，th、i、ng 分别代表 [θ]、[i] 和 [ŋ] 这三个音位，thing 是三个音位拼合的词。

就形体的特点而言，汉字是在一个两维度的平面上来构形的。这个两维度的空间为汉字构件的结合提供了很多区别的因素，除了不同的构件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汉字外，相同的构件也可构成不同的汉字：

构件的相对位置可以区别不同的汉字。例如“查”与“杲”不同，“加”与“另”不同，“本”与“末”不同，“棗（枣）”与“棘”不同等等。

构件的置向也可以区别不同的汉字。例如“比”、“从”不同等等。

构件的数量也可以区别不同的汉字。例如“日”、“昌”、“晶”不同等等。

这些区别变化，都是在两维的空间内进行的。这与拼音文字由字母线性排列而结合也是不一样的。

汉字的这些特点，都是在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之所以能形成和保持这样的特点，是因为这些特点可以适合它所记录的汉语。汉语是词根语，又是分析语，词形上极少有需要用音素来记录的附加成分和语法形式。汉语的语素又以单音节为主，差不多每一个单音节语素都具有意义，可以为构字提供依据。因此，汉字长期保持这些特点，不是偶然的，而是汉字自然发展趋势使然。

汉字从历时的演变出发，可以分成两大阶段。这两个阶段以秦代的小篆作为分界：自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通称古汉字；自秦汉隶书以后，通称今汉字。古今汉字的重要区别是书写单位笔画的形成。在古文字阶段汉字的书写单位是各种各样的线条，这些线条是“随体诘屈”而形成的，由这些线条构成的汉字，带有较明显的图形性。而隶、楷阶段的今文字的书写单位，则是各种类型的笔画。这些笔画经过自然发展和人为规范，逐渐变得样式

固定、数量有限、写法规范，由这些笔画书写出的汉字，原始的图形性已淡化了。

当代正在使用的汉字，称作现代汉字，现代汉字在形制上也属于今汉字。在中小学教学中，现代汉字专指已经规范了的当代汉字而言。

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用自己的形体，承负着所记录的单音节语素的音和义，因而成为形音义的结合体。形、音、义被称为汉字的三要素。

三、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一方面，由于汉字是汉语的载体，所以，汉字的音和义，是汉语语素音与义的反映。在汉字三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实际上是属于汉语的，唯有形，才属于汉字本体。汉语在没有汉字的历史阶段，仍然可以存在，用口语的方式，实现它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汉语，汉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产生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是第一性的，汉字是第二性的。

正因为汉字是第二性的，所以，正如前面说过的，汉字的特点，是适应汉语的特点而形成与保存的，同时，汉字的发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汉语的制约与推动。例如，中国周秦时代是汉语单音语词大量孳生的时代，词的派生大大推动了汉字的孳乳；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汉字的形声化趋势急剧发展，形声字大量产生。魏晋以后，由于汉语的造词方式逐渐变为以合成为主，汉字的增长速度也就逐渐缓慢了。

而另一方面，汉字一旦产生，它对汉语使用 and 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汉字不但帮助汉语超越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扩大了交际职能，而且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因而有利于民族共同语

的形成。同时，由于有了汉字所记录的书面语，更促进了汉语的严密化。汉字作为汉语的视觉符号，对分辨汉语中的同音词、吸收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汉字与汉语相互依存，但是从本质上，汉语并不等同于汉字，它们是互有差异的两种符号体系。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单音节语素的，在古代汉语里，汉字与单音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应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汉字和汉语可以等同。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将汉字与汉语混为一谈，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会产生失误。

汉字虽然由于记录汉语而从汉语的语素那里移植了音和义，但是它还有属于自身的形式——字形。因此，汉字除受汉语的制约与推动外，同时又有属于它自己的、不受语言制约的发展变化规律和使用规律。例如，汉字在发展中要逐渐形成自己的构形系统，构形系统的总体对汉字个体是有制约作用的。很多与构形系统不相切合的异体字被自然而然地淘汰，很多新产生的形声字对义符和声符的选择，都是汉字构形系统的内部规律使然。

其次，文字和语言不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在讨论它们的历史发展时，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例如，在汉字中，构形比较单一、理据比较清晰的独体象形字，比由它构成的合体字特别是形声字产生要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独体字所记录的词都一定早于形声字所记录的词。“马”是独体字，就词而言，它并不一定早于“妈”这个产生很晚的形声字。从总体看，汉字史与汉语史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完全一致。

由于以上原因，在教学和研究中分清字与词就十分重要。

在汉语的书面语言作品中，字与语素或词的对当关系是不平衡的、不整齐的。在一般情况下，说一个字记录的是一个语素或一个单音词，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分析书面文献时，对文字与语言、字与语素或词的不平衡、不整齐的状态，就要特别引起注意：

由于异体字的存在，不同的作品甚至同一部作品中常常出现

异字同词的现象。例如同样是“痛苦”的“痛”，汉代的碑文上时常写成“癢”。同样是“危险”、“高危”的“危”，魏晋作品中时常写作“峗”。

由于同音借用字的存在，同一语素写两个字和不同语素写一个字的现象都不乏见。例如：“从容”、“容易”、“容纳”的“容”和“容貌”的“容”在意义上毫不相干，却写同一个字。又如，“马寅初”的“马”是在中国可以追寻历史渊源的姓氏，“马克思”的“马”只记录一个德语音节的声音。

在虚词里，字与词不一致的情况更为普遍。例如，韩愈的《马说》最后两句话：“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第一个“其”与反问情态副词“岂”一样，可译作“难道”；第二个“其”是商榷情态副词，可译作“恐怕”、“该不是”。

所以，当我们要在一篇文章或一部文献里统计共有多少词或语素时，绝不可以它的字数来替代。上述《马说》的两句话中，共有不重复的词9个，但仅有不重复的字8个。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理论上分清汉字与汉语本质上的不同，在实践中注意字与语素、词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节 汉语语言学与汉字学

一、普通语言学与汉语言学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由于语言学对科学研究经常率先提出具有较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所以人们常说“语言学是领先科学”。语言学可分两种，一种是普通语言学，另一种是具体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语言的一般规律，而具体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具体语言，比如汉语、英语等个别语言的规律。普通语言学和具体语言学都可以根据研究的不同方面划分为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等各部门分

支学科。汉语语言学是具体语言学的一种，是研究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的科学。普通语言学需要综合各种具体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归纳出人类语言的一般规律，因此具体语言学研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水平，而反过来我们可以参照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来指导具体语言学的研究，提高对个别语言的认识水平。

汉语语言学要接受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参照普通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共同规律的总结来观察和总结汉语的规律。同时，汉语语言学作为一门具体语言学，也要用自己研究的成果来充实普通语言学。就目前普通语言学的现状而言，从印欧语里总结出的规律占主导地位，有些方法和有些提法，与汉语并不完全切合。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运用普通语言学适用于汉语的成果，一方面更要从汉语的语言实际出发，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在发展汉语语言学的同时，也为普通语言学作出贡献。

汉语语言学从历时的角度，可以分成古代汉语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言学两大门类。古代汉语语言学以中国古代的文献语言也就是文言为研究对象；现代汉语语言学则以现代规范的普通话为研究对象。这两大门类都不包括方言，汉语方言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特殊门类。

古代汉语语言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称作“小学”，后来形成了文字、音韵、训诂三分的格局。由于文字与语言是不同质的符号体系，所以，文字学应从总体上与语言学相对。音韵学相当于现代的语音学，训诂学相当于现代的词汇学和语义学，再加上《马氏文通》开创的语法学，可以与现代汉语语法学接壤。当代的汉语言学，从横向分成四个大门类：

（一）汉语语音学

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及其结构规律的学科。汉语语音的特点是音节结构比较简单，音节界限分明，声调是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汉语语音研究从音节着手，把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汉语拼音方案是音位理论运用于汉语语音分析的成果。汉语的声母和韵母内部有较强的系统性。按照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我们可以把普通话的 21 个声母排成较为整齐的方阵。根据中国传统的对韵母韵头的分析方法即四呼——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可以把普通话的 39 个韵母相当整齐地加以分配排列。四呼对于说明声母和韵母之间的配合规律是非常重要的。语音是不断变化的，古汉语的语音系统和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不同，虽然汉字不表音，但是可以通过对韵文、反切、读若等旧材料的分析，分别求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

（二）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

是研究汉语词汇体系的构成和构词规律的学科。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形式为主，词由语素构成，语素不单用时是构词成分，单用时是词。由于许多语素有很强的构词能力，汉语广泛采用复合法构成新词。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是双音节化，把单音节扩充为双音节，把多音节压缩为双音节。词汇学与语义学密切相关，很难分家。汉语语义学的主要任务是由词汇入手，分析词义，得出语义规律。作为一种新的语义分析方法，义素分析法在汉语语义分析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词汇和语义方面，古今汉语存在着很明显的沟通关系。

（三）汉语语法学

是研究汉语的语法结构规律的学科。它包括汉语词、短语和句子的结构规律。前面说过，从语法结构类型上看，汉语属于分析语，与俄语、英语等屈折语相比较，它的特点是缺乏词形变化，虚词和词序非常重要，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由于汉语缺乏词形变化，在语段中语言单位不具备形式标志，成分之间的语